

54

T 2571/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54

列傳卷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暹字文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秦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性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身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於名早立遺腹生文盛少而好學性沉政寬和美

器度通涉河東尤善義及長頗習武藝講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慶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騎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所敦煌太守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慶之言邪曰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

陳武聖王

玄盛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焉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宗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

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聞見推回言出迎者未知
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蹈以甘言
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
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
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
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
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
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
都督涼興巴西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

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為大都督大
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
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考曰涼景公父昶涼簡
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
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躡順
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
張林為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繇加折
衝將軍謖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
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為寧遠將軍
西郡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

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
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
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
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
關舊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
市六璽玉於于寘至且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
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
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
親為序頌以明隆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寮亦皆圖
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

涼武昭王

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
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
問行表表謂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
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
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
亂紀懷愍屯遭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感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為荒榛之藪故太
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
方出撫此州威恩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

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
桓嗣位亦葉載德囊括關西化彼遐裔遐邇款藩
世脩職貢晉德之遠揚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
軍夫錫以英挺之姿永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克隆
先勳而中牟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鏡同類弗及
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孤力屈社稷以喪臣
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闡位是以
共工亂象於葦叢之間秦項竄竊於周漢之際
皆機不轉踵覆錄成以同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
胡潛襲期運將抄四海顛隕懸心象魏故師次東

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
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
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忝時務伯祖龍
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早亡祖武衛將軍天水
太守安世亭侯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
勒于天府妾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
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
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邵陵之師諸侯不恭晉
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

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
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
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
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
志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迓風雲苟通貫如
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
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碎以稽大務輒順群議亡
身即事軼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
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下靈運遠正朔未加發號
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與杖寵靈

京武昭正

酒慎言喜怒哀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
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
佞諛近忠正觸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
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
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彘禦左
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
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
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察佐邑宿
盡禮承敬燕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
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

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
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
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黨隨宜斟酌吾臨蒞五
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取
藏疾滌除疵垢朝為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
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
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
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
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傳
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裒洪敬愛于酒泉并通和

涼武昭王

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
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
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
騎追之及于弥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
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
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慶之寇武威武
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
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
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二千戶分置武威武
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

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
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
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
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峻曠未知達不吳涼
懸邈蜂虻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
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揀次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
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
移節邁在苻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
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

國威帝卷河隴揚旌秦川永望詔旨盡節竭誠隕
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
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
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
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
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岷裔輯寧
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揔督大綱
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旣遷酒泉乃
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
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彦明爲文刻石

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
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
白雀白雉白雉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
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
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
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
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
濟之勲未建雖外搃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
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

之綠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崗時弗獲青
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
浮利害續紛以交錯歡歲循環而相求乾寐奄以
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勲德
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
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
光宗明弈弈岌岌王居洗洗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頽巖梁后墜聖聖淳風杪奔以永喪摺紳
綸胥而覆溺呂發豐於墜牆歎構摧以傾顛疾風
飄工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

其燎原各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煙斯乃百六
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
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家故覆
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松懷邈
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
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崙以為
墉揔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巖嶭重嶮
萬尋玄邃窈窕殷石紆嶽參榛棘交橫河廣水深孤
狹夾路鴟鷄群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

京武昭下

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
冥合而一往華得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
時英茂或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與斬袂
或脫桎而纓鞋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岩陸拔
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
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
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
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小雄姿之壯
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
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

樊韓之遠蹤倅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
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嶠益
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
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
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
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趙
趙平城翼翼上弼志誠奔鯨截彼醜類且灑游塵
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驟乘暨襄城而
按轡知去言之在茲射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
微思遺殮而志寐表畧韻於純素託精誠于白日

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
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
右今氣力溲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
所恨志不由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
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
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
籌叟垂衷尖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
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
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
於皆死而酒泉官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

著魏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
命主簿梁中傭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
時俗訥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
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
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
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
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欽字士業玄盛薨時府憲奉爲上都督
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
爲宣如也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

京式

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
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
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
之後繼蒙遜率衆二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
還爲遜所迫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
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
距之左長史張躰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茂秋稼而
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
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
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顛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

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
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
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
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誠
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
魏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
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句
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
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

卷七

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畧言其目之
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
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郿城不
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京之地外
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
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
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此方三年之中地震
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
昔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
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

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

深後主

儉之德為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以備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下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以驅可以飲馬涇渭才甫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躡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傳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

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勸衆復戰敗于羨泉為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推不中轂言訖忽然

帝後

不見士業小字桐堦至是而亡翻及弟弘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寵嶮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

比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
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
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
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
毫垂統本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
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
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
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襄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
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

宗卷上

化於邠岐覆篋創元天之基疏洧開環海之宅彼
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
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歆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
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列傳卷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孝友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躰道貫三靈資
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
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
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豐臚忘劬
集包思 執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
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涕興嗟曬風
樹以隤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策仕



正務穩官居高匪危在醜無多協脩升以匡化懷
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冀翼遵六教
而緝貞規蔡董丞丞弘七躰而垂令迹亦有至誠
上感明祇下替皇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
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
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濟我歸一揆夫
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
承棟壘乃有推肥代瘦洵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
惟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躡者歟晉氏始自中
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

孝悌名流猶為緦踵王偉元之行已許李義之立
節夏方盛彥躰至性以馳芬更袞顏含篤友于而
宣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壯遺絢足厲流風故
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
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永烝烝之性遂以成
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
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
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

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
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一人奉養遂
不慮命乃上疏曰臣以險巖夙遭閔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為奪母志祖母劉愨臣孤弱
身見撫養自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
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祿薄更有兒息外
無君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恐覺子立
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
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

李密

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
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
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迫慢郡縣逼迫催臣上
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
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家於鄉况臣孤
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未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
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
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
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僕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帶覽之曰士
之有之亦不虛然哉乃停詔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
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曰次
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

太子

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
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
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
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
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
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
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
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
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
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空

於家一子賜與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
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與字雋石亦
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與詣
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與因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
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與之在弘府弘立
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與俱為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太
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歎曰之辭甚慷慨母
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

李山 盛彥

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之至於婢
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餒之母
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
慟哭絕而復蘇母自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任吳
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
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
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
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為鳥

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

八歲四序 百反方 王裒

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亡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討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鄉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

負鹽豎草，齎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誚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

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惠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郡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郡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

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我聞問盡哀
負擔奔赴迭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
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
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我羸備苦求來助我
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我以方
營大功乃弃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且五六里
時有鹿犯其松栽我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
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我悵惋不已
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我前自撲而死我
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

十餘年我乃更娶妻立宅墓次丞丞朝夕奉土如
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擗其庭圃交頸同遊
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
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入守
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壞貶所興
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我至性孝
女安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
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
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
董黯無以過之我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

亦家於墓側臣以為致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
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
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射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
門閭緇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致像於堂朝
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陵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
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
殆厲氣方熾父母諸輩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
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

所改 庾袞

不眠其間復撫摠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
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
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
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
執事勤恪與弟子樹離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
亡作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
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
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

其安貧苦相敬如賓母於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
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
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衮乃引其群
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
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
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
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
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
亦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
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躋其行幼者

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母先之孤兄
女曰芳將嫁羨服既具衮乃刈荆菖為簪第召諸
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
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
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羨欲溫恭朝夕雖休
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衮哀
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
聞者莫不垂涕初衮父誠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
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白杖三
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
衮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
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
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
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
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
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
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
衮服造役之衣杖鉦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
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

市人

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已
車而寢更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
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
而遣焉齊王固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衮
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
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
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
保親尊全毒孳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
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

逃難然人之立才貴從其命也乃哲士之曰無恃險
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勦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
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
逆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
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
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衆
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衆然不
動且辭焉則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
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使異

行不及罔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
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
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
曰使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誅曰此有大頭山九
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
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
孰食木實餌石葉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
獲命子抽與之下山中涂盲眩務墜產而卒同保
赴哭曰天乎獨不可告我賢乎時人傷之曰使賢
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

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
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選則後之言
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
感慕為之樹碑焉有四子恟蔑澤招在澤生故名
澤因招生故曰招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蔑
生願安成太守

孫畧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
也畧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

史記 孫畧

祖薛兼曰此鬼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
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
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畧常布衣蔬食躬
親龍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
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
兄親饋而畧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
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畧躬自扶侍所詣之處
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
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
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

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
無所受親親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
慢之而畧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
噐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
稻者畧見而避之湏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
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
風畧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
與畧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
操聞畧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
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擢畧為主簿司徒

孫畧

蔡謨辭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
薦畧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畧
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緇袍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
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
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
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
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
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

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
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
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尔葬
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
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
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
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
其發棺果有生驗以上刮棺拍瓜盡傷然氣息甚
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獲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
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

係以
須含

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
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
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味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
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
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旨藥饌察問息耗必
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地膳而尋求備至無
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
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地膳也童子
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膳藥成嫂病即愈由

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大傅參軍出
補閬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
爲上虞令轉土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
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
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
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
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動編戶
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
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
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

顏含

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六人斂手矣未之
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
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
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
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傳名位隆重百僚宜
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
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
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如盜跖其惡孰
深或曰正如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

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斂以為淳誠所感也二子肇謙約肇歷黃門郎山光

顏金

祿勲謙至安城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曰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毅自是念之
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毅
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
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
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
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
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
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
勸毅就徵毅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

劉毅

達如攘袂目不憑之豈能立乎王母在堂既
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
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
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
我女年始十四安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
遽以妻劉毅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
毅至孝真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
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
毅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毅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

祖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
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爲彌
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
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
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遂奔鴈門及
齊王囹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
先王虛心召君君不吝去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
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所竟舜爲
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

不可迫

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殷
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袂擊迹稍嚴嚴威滋肅
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固奇之
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其有政能爲永嘉之亂
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
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譏諫凡人
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
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
脩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籍殷而濟者

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
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
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
滅性母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
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財衣其姑聞而問之延
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息勸延求
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
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

劉嬰 王延

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
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躰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晝則備饋夜則誦書晝夜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
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廬於墓側非其蚕不衣
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
蚕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
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
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
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
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

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
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
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
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錘鳴若耕鉏者度常
乘舟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
談於橋上以錘殺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
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
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及其心力

王延 一談

後太守孔奭究其義行元興二年舉談為孝廉時
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於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
帝時為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為司馬冲知顥
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
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
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
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
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接多棘刺恐踰見

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閭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殺之不顧虞諸仕於石勒之世感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盧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迹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

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鄆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外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克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

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
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
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
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
逼煙焰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
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
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
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徵祿私展供養一旦莞然無
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
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

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
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
琦惟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
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
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
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
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
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
嘗登琦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
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桓以迷

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
達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
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
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暮
年成七墓十二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
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

何謂吳達

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羽子立行淳
至素蓄異才流勳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
賞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
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
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學禮備在三訓難棲
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寔是古今之所難
焉庾叔襲不置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
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
風烈矣孫畧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毅勿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

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幼水而召
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子思宗抑為倫輩其餘群子
並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
志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慕宗揮
泗凋柏對楫巢鷹安茂夏庚夙標至性文度弘都
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成魚薦延
元談桑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列傳卷第五十八

晉書八十八



